

# 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

## ——多层语境系统的视角

朱 晔 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语境研究”

(项目批准号 10CYY044) 结项成果

# 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

## ——多层语境系统的视角

朱 晔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意在整合二语习得领域的最新理念与科学方法，聚焦中国的英语学习现实，从语境的角度透视与阐释中国学习者所特有的学习过程与语言表现。本书特别关注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力求从“中国学习者”的内部视角进行观察、分析、反思与阐释。与此同时，还构建起一个连贯完整的分析框架，以便对中国英语教育的各层次语境因素展开深入分析，向中外学界展现出一个更真实全面的中国语境。

本书主要面向语言教学、二语习得和社会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与硕博士研究生读者，以及关心中国英语教育并有一定应用语言学研究基础的其他读者群体。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多层语境系统的视角 / 朱晔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03-054575-6

I. ①中… II. ①朱… III. ①英语-学习方法 IV. ①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905 号

---

责任编辑：常春娥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张欣秀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0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张：15 1/4

字数：234 000

定价：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 前 言

2010年末,笔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学期间听闻喜讯,申报的课题《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语境研究》幸运获批,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经过五年多的阅读、实验、分析与思考,笔者终于完成了“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研究”这一研究课题,顺利结题。并有幸将这期间的所做、所思、所感铸于笔下,撰写成书。而这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又促使笔者做更多的阅读、分析与思考。借用加拿大应用语言学家 Merrill Swain 提出的“输出假说”的主要思想来说,写作并不是求取知识的最终产品,其自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它帮助写作者注意到自己知识与思想体系中的缺陷,积极吸纳读者的意见与反馈,并不断反思自己的思想。尽管笔者在完成课题期间已经发表了两篇论文作为中期成果,但整个研究的核心思想与完整脉络还是在撰写过程中逐渐萌生涌现出来的。尽管尚有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方面,笔者仍希望能在这份书稿中,竭尽所能,将自己阶段性的成果有条理有逻辑地呈现给读者。

本书共有七个章节,第1章是绪论,主要介绍二语习得领域最近20年来有关语境作用的学术争论与范式演进,交代了全书主要理论与基本框架的学科背景。第2章对当前较有影响力的三个语境理论进行了综述与评价,包括 Teun A. van Dijk 的“头脑模型”理论,Urie Bronfenbrenner 的“层级性嵌套模型”,以及王初明教授提出的“内部语境”与“构式语境”思想。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用以探讨分析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的阐释框架:多层次语境系统框架,其中包含四个层次:宏观社会文化语境、课堂语境、任务语境和信息语境。整个语境系统具有自主性、系统性和互动性的特征。第3章至第6章将按照类似体例,逐一探讨解析上述四个语境层次。最后一章作为结束语,

将对全书各个章节的主要内容进行概述与评价，再次重述多层次语境系统框架的核心思想，并简单探讨未来可能探索的研究方向。本书 3 至 6 章为全书重心所在，每一章节都将先对核心概念进行文献梳理和批判解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语境系统概念。此外每章都会选择若干篇近期有代表性且切合中国英语学习现实的实证研究，在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多层语境系统框架进行新的解读与阐释。所选的实证研究有三篇来自本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其他均为近年来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所发表的论文，以确保总体研究的权威性与科学性。之所以选择性地采用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阐释，主要是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首先，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是非常宏大繁杂的课题，而国内相关研究积累并不充分，以单独一个项目的人力、财力与精力，不可能对总体语境进行充分全面的描绘与分析，即使所得一鳞半爪也未必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因此笔者选择了同样在中国或日本、韩国等近似国家所开展的前人研究成果作为补充，以求弥补单一课题研究所带来的片面性和主观性。更重要的考虑在于，本书研究所采用的多层语境系统框架尚不成熟完善，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与个人研究成果的共同阐释，有利于研究成果之间的比较、积累与整合，更有助于理论框架的检验、修正与完善。应该说，本书中的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之间是在相互协商、相互启发的“对话式”（dialogic）过程中构建起来的，而整个写作过程就像是在前人研究所构建的学术语境中逐步成长完善的动态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呼应了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现实情境下逐步学习英语的过程。

六七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当年在蒙特利尔住所的厨房里填写项目申请书的那些日夜还历历在目，眼前项目成果的书稿已经刊印在即了，不免有些恍惚。笔者深知自己学养尚浅，若不是有幸得到种种帮助鼓励，仅凭一己之力无论如何无法成事。在此寥寥数行，仅作鸣谢。感谢导师王初明教授的教导栽培，在毕业多年后依然不断鼓励鞭策。他曾提出青年学者须“教好一门课，办好一个会，写好一本书”，笔者今天终于一一达成，勉强合格了。感谢课题组成员张璐、王敏、吴薇薇、张慧玉，笔者曾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李涤非、苏殷旦和叶晓青同

学以及科学出版社的常春娥编辑，他们都为课题与书稿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帮助。当然还必须感谢国家社科基金、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对项目的资助，以及相关专家学者对项目提出的中肯意见与建议。此外，2017年4月初，就在书稿修改接近尾声时，桂诗春教授逝世的噩耗令笔者与师友们在一夜之间坠入沉痛深渊。桂诗春教授对笔者有点拨教诲之恩，本书的撰写过程也深受桂老师思想的启发，如今看着引号里那些闪光的文字，慨叹大师已逝，经典长存，这本小书也寄托着笔者对桂老师的永久追念。

朱 晔

浙江大学 紫金港

2017年5月10日

# 目 录

## 前言

第 1 章	绪论 .....	1
1.1	语境研究的背景与现状 .....	3
1.2	二语习得的“认知”与“社会”之辩 .....	4
1.3	社会认知学派及其他解决方案 .....	11
1.4	国内学界的声音 .....	21
1.5	本章小结 .....	22
第 2 章	多层语境系统的分析框架 .....	24
2.1	语境研究 .....	24
2.2	van Dijk 的“头脑模型” .....	29
2.3	王初明提出的“构式语境” .....	40
2.4	语境化的学习：多层次语境系统的初步模型 .....	44
2.5	本章小结 .....	49
第 3 章	宏观语境：社会文化语境 .....	50
3.1	变化中的中国英语学习 .....	51
3.2	“中国”的英语学习 .....	56
3.3	中国的“英语”学习 .....	63
3.4	中国语境中的英语“学习/学习者” .....	70
3.5	本章小结 .....	85
第 4 章	中观语境：语言学习课堂 .....	88
4.1	课堂环境对语言学习的潜在影响 .....	89
4.2	作为“语境”的语言课堂 .....	92
4.3	中学英语课堂的学习体验与学习策略：胡光伟(2003) .....	96
4.4	中国英语学习者的交际意愿与语境互动(Peng, 2014) .....	100
4.5	欠发达地区中学英语课堂中的输入特点：语境可供性的 视角(朱晔和张慧玉, 2016) .....	108

4.6	本章小结 .....	114
<b>第 5 章</b>	<b>微观语境：语言任务 .....</b>	<b>117</b>
5.1	学习者语言的波动性 .....	117
5.2	语言教学中的“任务” .....	121
5.3	语境系统的微观层次：任务语境 .....	126
5.4	任务理解对阅读策略的影响：Joh 和 Schallert (2014) .....	129
5.5	任务语境对二语写作中人称代词使用的影响： (朱晔和苏殷旦，2013) .....	133
5.6	本章小结 .....	151
<b>第 6 章</b>	<b>微观语境：信息语境 .....</b>	<b>154</b>
6.1	语言“输入” .....	156
6.2	Gass 的 IIO 模型 .....	158
6.3	输入修正与交际假说 .....	162
6.4	“输出假说”的提出与发展 .....	164
6.5	反馈研究 .....	167
6.6	“输入”的辅助手段：输入强化与手势 .....	173
6.7	“信息语境”的提出 .....	178
6.8	信息语境与其他语境的渗透交互：Nabei 和 Swain (2002) .....	182
6.9	信息语境中各类信息间的互动：(朱晔，2014) .....	188
6.10	本章小结 .....	196
<b>第 7 章</b>	<b>结束语 .....</b>	<b>200</b>
7.1	研究背景 .....	200
7.2	全书回顾 .....	203
7.3	写给未来的研究 .....	213
7.4	本章小结 .....	217
	<b>参考文献 .....</b>	<b>218</b>
	<b>索引 .....</b>	<b>234</b>



## 绪 论

中国毛毛常常在 iPad 上与外国网友下国际象棋，有一次快要赢棋时起了闲心，通过对话框给对方发送一条信息：Dont gevap。笔者问他这个 gevap 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想下得久一点，就鼓励他不要放弃啊。”这才恍然大悟，忍俊不禁。笔者知道英文故事中常有 Don't give up 的句子，但没想到他自动把 give up 打包装订成语块（构式），重新进行语音编码和音形结合，弄出个四不像，被合适的情境触发，理所当然地抛售给交际伙伴。

这样一个可爱的错误，在英文老师或许多研究者看来，真是可恼的麻烦，因为他不仅把两个词错当作一个词，还生造了英文中压根就没有的玩意！但对笔者这个研究了十几年语言学的母亲而言，这却是一个令人赞叹的精彩创造。故事书中反复出现的 give up 短语，配合着纯正流利的音频输入，在他脑海中反复强化，逐渐形成了粘连同体的一个符号整体，或曰“语块”（chunk），对应着“放弃”的概念。而当他想鼓励朋友坚持对弈时，类似的语言场景触发了一个神奇的开关，他脑海中蹦出这两个早已密不可分的（entrenched）音节 give-up。为了通过对话框发送给朋友，他必须开动脑筋，根据自己有限而且有错的音形匹配规则，创造出 gevap 这个令人迷惑不解的“词语”。后来笔者进一步研究了一下他所接受的语言输入，发现就 give up 这个短语而言，他所获得的听觉输入中，否定表达式“Don't give up”要远多于肯定表达式（I give up 或者 he gives up），而视觉输入则大多

数是与激励、加油相关的画面，文字后面还常带着一个叹号（Don't give up!）。所以笔者猜想，他脑海中的那个 gevap 语块或构式，与否定式 don't 之间也存在很高的形式匹配度，与之对应的交际功能也偏离了“放弃”的常规意义，而成为用于鼓励加油的完整表达式。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鼓励对手时会忽然想到 Don't gevap，而在自己认输时却不会说 I gevap，而是用 I quit。Gevap 这个萌蠢的小错误，在笔者这个研究语言的妈妈眼中，却是一项惊喜的发现，这一系列音形义的转换不仅折射出他小脑瓜中一连串复杂的解码—编码加工过程，更体现了语境神奇的催化力。英文故事给了他习得语言的语境，对弈聊天给了他使用语言的语境，音形义密切结合的语言符号成了他手中的乐高积木，而语境宛如魔力的舞台，让积木自由幻化组合，上演丰富的剧情。对于观众（观察者）而言，若不熟悉整个舞台的环境与细节，那么只会被 gevap 这些无厘头的台词搞得一头雾水，倍感懊恼，却错过了这句精彩台词背后真正的妙趣。

中国毛毛学习英语的这三四年间，笔者也正针对“中国学习者的英语语境”进行相关研究与书稿撰写工作。看着孩子磕磕绊绊地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既怀有身为母亲的期待与关心，更多的是作为语言研究者的好奇与思索。笔者观察他的语言行为，也推定他头脑中的内部表征，但更多是将笔者的观察和推定置于他周遭现实的语言环境之中，考察他如何与语境积极互动，逐步构建自己的语言知识。推而广之，当前中国已经有两千多万的英语学习者，未来会有更多也更幼小的孩子加入这个世界最大的语言学习者群体，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像毛毛一样，长期居住在汉语环境中，依靠听故事、读绘本或英语课堂来学习英语。面对着如此的语言环境与学习任务，中国学习者都是如何应对的呢？相比于已被熟知的各种理论、模型与预测，笔者更希望在本书中了解他们真实的学习过程与鲜活的语言实践，特别是在中国当下具体语境中的语言发展与语言使用状况。

## 1.1 语境研究的背景与现状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曾有一句名言,“Ask not what's inside your head, ask what your head's inside of”(与其问你的头脑里有些什么东西,不如问问我们的头脑在什么东西里面)。若要真正理解一个复杂的系统,首先必须了解该系统所处的现实环境,才能深入探究环境中的系统结构与运作机制。同样道理,语言发展与使用不可能脱离语境,语境因素渗透并影响着语言学习与使用的方方面面。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领域的蓬勃发展,“语境”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中。van Dijk(2008)曾简单调查了标题中含有 context(“语境”)一词的英文文献数量,结果发现,仅2002年一年,英国国会图书馆中就收藏有3428册英文书籍,而1993至2001年,被SSCI收录的期刊文章数目达到5104篇,数量着实可观。国内如胡壮麟(2002)也曾发表过《语境研究的多元化》等重要文章展开探讨。

早在“语境”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之前,它就已经被卷入了现代语言学界一场持久而激烈的论战,那就是“语言能力”vs.“语言表现”之间的二分对立。乔姆斯基对抽象的、理想的语言能力的重视令整个语言学界在一段时期内回避考虑语境的重要作用;但也有不少学者如Hymes(1971)、Widdowson(1989)和Sinclair(1991)等却一直坚定地持反对意见。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 1972)曾经指出,“若要理解语境中的语言,首先并不是去研究语言,而应该去研究语境……再将两者系统联系起来”[“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language in context is to start not with language but with context...[and then to]systematically relate the two”(Hymes, 1972: xix-lvii)].相信读者们对这其中的历史渊源已经十分熟悉,此处不必赘言细节。

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虽然尚未出现全面而权威的语境理论,但

“关注语境”的呼声在过去 20 年从未中断。这方面的关注首先来自于教学型习得研究 (instructed language acquisition)。例如, Stephen Krashen 著名的“可理解性输入假说”(the Comprehensible Input Hypothesis)中对  $i+1$  输入形式的讨论。在此基础上 Michael Long 基于课堂观察归纳出各种意义协商、促进理解的交谈话语形式,这本身就构成了外语学习的语境。在“交际假说”(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和“监察假说”(the Noticing Hypothesis)影响下还出现了一大批针对交际反馈的研究,旨在揭示学习者在各种不同反馈形式作用下对自身语言错误进行的再加工过程,这是笔者博士阶段的研究课题,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语境的讨论。任务型教学法理念的推行更凸显出不同任务条件、交际对象、交际目的和交际情境对语言表现的影响。可以说,对于那些扎根课堂实践的教师和研究者而言,语境的作用早已不言而喻,唯一欠缺的是与之匹配的理论框架和系统论证(justification)。

语境作为一个严肃的课题进入二语习得的理论建构却显得较为波折。如前所述,语言习得与教学领域对“语境”的理解素来存在片面化(“课堂语境”与“自然语境”;“二语语境”与“外语语境”)和静态化(“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的问题,因此罕有理论直接关注语境,更多时候是将其作为社会交际(social interaction)或语篇行为(discourse actions)的一个部分进行综合论述的。因此,当回顾与“语境”相关的习得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时,必须放宽视野,拉远焦距,纵观学界 20 年来的发展,梳理一下二语习得领域内在“认知视角”与“社会视角”两个不同派别之间所发生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再从中解析出学者们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语境”的解读与分析。

## 1.2 二语习得的“认知”与“社会”之辩

Firth 和 Wagner (1997) 在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上发表了一篇具有分水岭般意义的重要文章《语篇、交际及二语习得中的基本概念》,

针对当时二语习得领域内过分强调“认知”而轻视乃至忽视社会情境因素,过分关注孤立形式习得而忽视个体交际能力的研究现状,文中提出要“重新定义”二语习得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焦点进行“重新定义”(reconceptualization),拓宽二语习得研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视阈(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roadening)。文中特别提出,二语习得研究者对学习者的理解太过个体化和机械化……没能充分考虑到语言的交际与社会维度。有此缺陷,便无法参透语言的实质,更无法理解二语或外语学习者的语言使用”(“SLA research takes a view of the learner that is too individualistic and mechanistic, and ... fails to account in a satisfactory way for interactional and sociolinguistic dimensions of language. As such, it is flawed, and obviat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most centrally the language use of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speakers”)(Firth & Wagner, 1997: 285)。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其实并未专门探讨“语境”,更多的是从语篇、交际和社会的角度对二语习得的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和讨论。

文章一经发表,当年即引发热烈争论,著名学者 Gabriele Kasper、Susan Gass、Michael Long 等都纷纷发文表达不同观点。例如,夏威夷大学 Gabriele Kasper 教授的论文题为“A stands for Acquisition”,强调二语习得的学科重心应该是“习得”而非运用,与语言学界“能力”与“运用”的大讨论遥相呼应,立场鲜明(Kasper, 1997)。也有不少学者表示赞同,认为二语习得这个学科诞生于心智主义盛行的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是“天生认知派”,无论在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还是阐释框架上都过度侧重心理认知而轻视社会文化因素。这场争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2000 年 Elaine Tarone 发表题为“Still Wrestling with Context in Interlanguage Studies”的文章,指出学界在“语境”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几乎要引发二语习得领域内“心理/认知”学派和“社会语言学”学派的分裂与对立。她在文中倡议在中介语研究中应尝试两者的融合而非分裂,而标题中 still wrestling 一词令人印象深刻,迫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一场论战,在学界被称作二语习得的“社会转向”(social turn)

(Block, 2003),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和重视语境的作用。2004年 SSLA 期刊推出特辑, 专门讨论二语习得中的语境问题, 可谓“社会转向”后的一次重要的成果展示。2007年, 在 Firth 和 Wagner (1997) 的文章发表十年之后,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专门推出特刊以示纪念。根据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的统计, 这篇文章在这十年间已经被 77 篇英文期刊论文引用, 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在这十年间, 研究者们从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语用学和语篇分析这些不同的角度切入语言学习问题, 取得了不少激动人心的成果, 也展示出“社会视角”的发展潜力与学科贡献。这一专刊包括了原文作者、Susan Gass、James P. Lantolf、Diane Larsen-Freeman、Elaine Tarone、Merrill Swain 等著名学者撰写的专稿, 与十年前热烈论战相比, 经过时间的沉淀与长期的反思, 学者们对这一论题都产生了更深入的理解。在专刊中, Alan Firth 和 Johannes Wagner 发表了“Second/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s a Social Accomplishment: Elaborations on A Reconceptualized SLA”一文, 再次重申并细化了他们原有的观点, 反对“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的二分对立, 还以“在行动中学习”(learning-in-action) 的研究视角为例, 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Susan Gass 教授则坚持她一贯论点, 强调“语言习得”和“语言使用”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活动, 因此对语言使用的研究并不能真正解决“习得”问题。她承认语言研究应当兼顾内因与外因, 但认为当年那篇文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二语习得领域内固有的分歧, 实则并没有提出什么新颖的观点, 也没有催生真正有质量的实证研究。在笔者看来, 这一专刊中最有建设性的文章当属密歇根大学 Diane Larsen-Freeman 教授撰写的文章“Reflecting on the Cognitive-Social Debat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正如标题所示, 这篇文章直接针对笔者前文所说的“认知”与“社会”之辩展开讨论, 却并没有偏向任何一方, 也没有泛泛而谈地提出“折中”意见。她首先回顾了二语习得学科的发展历史, 指出这样的对立观点在当时的背景下既情有可原, 又无法调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学科视野不断扩大, 学科交叉也带来了理论建构的多元化趋势 (theoretical pluralism)。这也

告诉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不应过分拘泥于“是非分明”的立场争斗，而是应该本着包容开放的心态，接纳一个更广阔的视野（“a larger lens”）。她本人受到混沌论与复杂系统理论的影响颇深，从这个“他山之石”的角度切入，对语言和习得等根本性问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阐释。在这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机械论的语言观被机体论的语言观所代替，与之相应，“你既不是先学会了再去使用，也不是先使用了然后学会。正相反，你是在使用中学习的——两者无法割裂开来。”[“It is not that you learn something and then you use it; neither is it that you use something and then you learn it. Instead, it is in the using that you learn—they are inseparable” (Larsen-Freeman, 2007: 783)]。在这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认知”与“社会”这两个看似无法调和的对立视角不仅能够相互融合交织，还能对人们的语言观和习得观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Diane Larsen-Freeman 早在 1997 年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思想，几乎同时还有 James P. Lantolf 等学者也在各自领域内分别针对习得研究中的“认知主义偏见”（the cognitive bias）提出过挑战。他们的思想在最近十年逐步清晰成熟，相关实证研究也积累了不少成果，逐步形成了一个迥异于主流认知心理学派的研究潮流，尽管他们各有特点，方法多样，但一般可以笼统称作“社会认知学派”（Socio-cognitive Approach），单从用词来看，似乎也是对上述“认知”与“社会”论战的一个很好的调和。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详细展开。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也引起了国内语言学界不少著名学者的注意，如文秋芳教授就曾于 2008 年在《中国外语》上发表文章《评析二语习得认知派与社会派 20 年的论战》，言简意赅地回顾了两大阵营在语言观、学习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哲学倾向上的主要分歧，概述了双方形成发展、争论角力的历史过程，最后做出了批判性的评述。此外，高一虹和周燕也曾于 2009 年在《外语学刊》上发表文章《二语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从学习动机、身份认同等社会心理概念入手，回顾了传统心理学派与新近社会文化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争论，借此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社会心理研究也进行了

一番思考。

文秋芳教授(2008)曾将“认知派”与“社会派”的主要分歧进行了概括,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认知派和社会派的主要分歧

主要分类	认知派	社会派
语言观	语言是心理现象,由抽象规则组成,存在于个人大脑中。	语言是社会现象,与文化混为一体,无法分割,存在于人们交际活动中。
学习观	学习者将输入有选择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不断输出,逐步将陈述性知识转化为程序性知识。	学习者运用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获得语言与文化知识,转而成为个人脑内活动的材料。
研究对象	研究语言习得,不研究语言运用,研究的焦点是学习者大脑中抽象的语言体系特征及其变化情况。	研究语言运用,主张语言习得与运用为连续体,无法分割,研究的焦点是以语言为中介的社会交际活动成功的特点。
研究方法	从客位(etic)角度描述,采用量化法,强调客观性、公正性,反对掺杂研究者的个人观点。	从主位(emic)角度描述,多采用质化法;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互动,要求研究者能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理解、阐释社会交际事件。
哲学倾向	主张现代派观点,相信人与社会可以分为两个实体,语言与文化可以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抽象体系。	坚持后现代派观点,相信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引自文秋芳, 2008: 15)

文秋芳教授的上述归纳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非常清晰明了地展现了“认知派”与“社会派”各自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分歧所在。至于对这场论战的评价,文秋芳教授认为,“认知派和社会派,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必要的,双方需要回答的问题还有许多。两派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自己的研究,所得的结果可以互为补充,加深对二语习得的认识”(文秋芳, 2008: 18),而在实际研究中要注意“认识论与方法论必须与本体论立场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研究者个人不能吸取两派的研究成果,或者从两个不同视角去观察、分析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ibid.)。这一思想对本书的构思也深有启发。本书旨在讨论中国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语境问题,并无意刻意提倡某一派立场或思想,而是希望能够兼收并蓄,从多个侧面和角度尽量多地了解、理解中国的英语学习语境现实。在篇章安排与素材选择上,笔者也避



免受到某一派思想的过多影响，而是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选择新近有代表性的研究，结合各种思路框架展开阐释。

与理论界的喧嚣相比，实证研究方面却显得平静许多。研究者承认语境的重要作用，却迟迟不愿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核心。Gass 等（2007）曾经对 2000—2007 年四本主要学术期刊（*Language Learning*、*Second Language Research*、*Studies in Language Acquisition* 和 *Modern Language Journal*）中 328 篇针对“学习者身份”和“语境”这两个变量的研究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得到如下发现（表 1.2）：

表 1.2 四种主要期刊中有关身份与语境的研究论文篇数

期刊及相关论文数	学习者身份	语境
<i>Language Learning</i> (n=103)	4	3
<i>Second Language Research</i> (n=40)	2	2
<i>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 (n=69)	3	2
<i>Modern Language Journal</i> (n=116)	21	29

值得注意的是，*Modern Language Journal* 比其他三种期刊的收稿范围更广，既包括语言习得，也包括语言教学。正如 Gass、Lee 和 Roots（2007）指出的那样，单就前三种期刊论文的覆盖面而言，Firth 和 Wagner（1997）虽然引起了很热烈的理论探讨，但这些讨论也仅限于理论内部，并未真正影响到实证研究的总体发展，换言之，研究者们虽然注意到了论辩的声音，但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主流方法并未发生很大的改变。

那么 2007 年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仅以一书为例，就是 2011 年出版的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一书（Atkinson, 2011），这本论文集收录了学界多位权威学者的论文，介绍了二语习得领域在“后认知”和“社会转向”阶段后的新突破和新发展。这时距离 Firth 和 Wagner（1997）那篇分水岭意义的论文已经过去了 14 年，学者们对当年探讨的课题又产生了不一样的理解，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视角新颖、方法独特的“后认知”研究，个案分析、课堂观察、话语分析这些曾经被边缘化的研究纷纷展现出令人耳